

避暑漫抄
螢雪叢說
家世舊聞
可
書



卷之四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螢
雪
叢
說

俞
成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儒學警悟百川
學海及稗海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
且皆兩卷內容亦同其編次前後百
川同於儒學金華同於稗海稗海本
多譌奪金華亦然如卷一穀字說條
闕標題又誤併於致字說條儒學百
川皆宋本儒學前於百川七十餘年
故據儒學本排印

螢雪自序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爲也。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爲焉。以己之無能爲，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爲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賓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於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叢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螢雪叢說卷之一

致字說

宋俞成撰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爲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而致仕，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有取意也。

穀字說

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爲告。古毒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爲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爲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吉德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而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恐

爲見殺。則強爲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爲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忍於善而不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義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忍。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俞子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卽書忍字以對。亦鑒王導。王敦之得失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宸。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但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興器而已。詩史以皇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麗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脗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以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詩題用全句對

省題詩。考官以古人詩句命題。尾字屬平。全押在第二韻上。不拆破者。並用全句對全句。龔省試王度

日清夷詩。許琮以聖圖天廣大爲對。並是老杜全句。最爲難得。曠古以來無此作。又如上庠孫應時作奏賦入明光。出杜甫壯遊對韓文公。齷齪詩排雲叫閭闔。亦自難得。惜乎非一家詩也。若無渾然天成之句。不免拆破四柱中使。只要穩貼下得好。不拘倒置先後。更於點化上著工夫。亦自可以冠場。余嘗欲以杜詩扈聖登黃閣。奉贈嚴老對亭衡照紫泥。奉贈太常卿以泥融飛燕子。對地僻舞鷗雞。並絕句蓋倣許公詩體也。又欲以獻納紆皇眷。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聯衣冠拜紫宸之句。太歲日詩蓋倣前輩對詩格也。當有流水高山之遇。

記史法

歷事幾主。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何佳對。舊出史賦。用赤松子對黃石公。此賈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

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詩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削云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嘗見樂人聖節致語。闕初便使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仲舒歷萬世以亡弊。固已云好。然而不老二字。乃是語忌。豈若詩人之婉其辭云。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和緩。如曰天子萬年。如曰如南山之壽。如曰俾爾壽而臧。皆曲盡祝壽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園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尙饗。仁廟大喜其才敏捷。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尙饗。景盧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體製。大概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四凶辨

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

例以兇徒目之。譬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解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語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云。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疑已墮。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邁昆仲儕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誑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眞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韻學

涵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綬傳也。三字皆仄。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爲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支魚奇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問東萊先生。渠亦經義人也。初未領略。容檢詳如何。後於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傳良。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

即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事。至如誤出早署之日，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繭縷一鉤輕。胡少汲詩：隋隄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簑煙雨，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疎龜甲冷，井梧彫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葦村風下鷗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也。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史劉陶傳不書領修唐史。

功臣特進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疎也。蓋光武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脅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

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描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爲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中。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故爲死法。生吾言者。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鶯飛戾天。須知天上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這個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嘗作剪刀賦。第五格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蠶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人。然後惟意所在。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

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箋題本爲晚學設也。不爲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徧知。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孤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效箋題。果何爲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謬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缺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亡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說。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爲如何。使人易於檢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創爲慮。晦庵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爲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主盟道學

余文起主泮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嘗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難唱。遙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冒及屏山先生劉彥沖。次日脩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誤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汙。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爲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崗。二井冰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注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皋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亦周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爲之。故可以云射。自皋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思也。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忘形。交談風水。曰：如是而爲笏山。如是而爲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季陸遂難云：蔡丈不知是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從而褒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脈。季通尤精。季陸復辨之曰：據某所見。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故能成效。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出巡官。陳嘗譬如燒金鍊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爲笏山。何者爲靴山。坐客皆笑。晦翁搖指向季陸道。此說不可與蔡丈知。僕親聞是語。故紀之以爲溺於陰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爲名。不以希顏爲名。則以望回爲名。不以次韓爲名。則以齊愈爲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貶損。或曰愚。或曰魯。或曰拙。或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江北人大體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貶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徒然而已。王虛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巡。

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何可歎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爲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捨書舉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示一絕曰。得則忻忻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著東君也不知。

